

忆
往昔

“学农”住在青龙塔旁

□ 马蔺荣

那已经是快60年前的事儿了,睡在青龙塔旁青龙寺大殿里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,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青浦有一座北宋时期的古塔。

1966年10月27日早上7点,徐汇中学的46名同学和带队的刘高昀老师一起,带着行李铺盖在学校大门里的中央大道上分乘两辆带篷的4吨卡车,前去青浦县白鹤公社的青龙大队参加“三秋”学农劳动,其中初二(11)班有吴立文、施明亮和我报名参加。

卡车一到白鹤公社就停下了,因为从白鹤公社到青龙大队只有一条宽仅可通行手扶拖拉机的土路,卡车开不进去。我们一行人只能分乘3条农用水泥船,在小河里晃悠悠地被送到了青龙大队部。到了那里,我立即被眼前的一座微微倾斜的砖塔所吸引,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意大利有座著名的比萨斜塔。听当地农民说,这座古塔叫青龙塔,建于北宋,至今快一千年了。不过,这座塔当时看上去破败

不堪,塔基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大洞,碎塔砖一地,比人高的野草随风摇曳。

此时已过了吃中饭时间,大队部外五个行灶里的饭早煮好了。那餐中饭啊,我至今还“口留余香”,真是好吃啊,是真正的青浦“水晶”新大米。我都没来得及向菜碗里夹一筷青菜或萝卜干咸一咸嘴,三大碗饭就已经进了我的肚子。

安排住宿时,我们30位男同学一字排开,睡在青龙塔旁青龙寺大殿里一米高二十多米长、一边靠墙三边由花岗岩石条围着的高台上,上面已经铺了厚厚一层干稻草。我和吴立文、施明亮睡在了最靠外边的一侧。大殿屋梁上挂下三盏40W的白炽灯,作为照明用,门口装了几只供我们洗刷的自来水龙头和水槽。

第二天,我们三人被分配给了金家浜生产队的陆队长,由他带着我们和金家浜生产队的农民一起上大田劳动。此后的一个多月里,不到16岁的我和比我还小几个月的吴立文、施明亮一起担粪、沤肥、割稻……和农民一

起踏着窄窄的木跳板,把成捆的稻谷挑到打谷场的高高的谷堆上。这期间我们几乎什么农活都干过了,手上和肩上的老茧磨破了又生出,终于越长越厚,磨不破了。到11月28日“三秋”农忙结束,我们也凯旋了。可以说,这次学农,不仅让我见识了农村、农活和农民,更锻炼了我的身体、意志和毅力,为以后走好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2015年徐汇中学165周年校庆时,我找到已是耄耋之年的刘高昀老师,说起这段青浦学农的经历,他立马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。临别时,他说希望我再去看看青龙塔那里的变化。第二年的10月27日,我们仨相约回到了当年的青龙大队即现在的青龙村。青龙禅寺已经整修一新,青龙塔也被保护了起来,塔基外有一块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的“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吉云禅寺塔(青龙塔)”的大理石碑。我们久久地站在半个多世纪前曾经生活和劳作过的故地,思绪万千,最后都感叹:“真正的沧海桑田啊!”

□ 蓬蓬

一个炎热的中午,路过一个热闹的城市地标打卡地,这里是六岔路口,人潮挤得肩碰肩。

狭窄的人行道上,我身边有一对年轻男女正以此楼为背景在互相拍照。他俩间距有三四米,时不时会因有行人从中穿行而拍不成理想的照片。我不想打搅他们,便想回头看看车行道上,如果没车我就走上车行道,给他俩腾点儿空间。这时,我不知左脚已经踩在人行道边缘。向左扭头望车的瞬间,我一个趔趄,转身呈大字形摔倒在车行道上,“啪”的一声,人群中发出了惊叫声,我下意识地扬手宽慰路人:

“没事没事,我没事!”我努力爬起,四肢撑着地,起了几次没成功,有点不好意思,生怕被围观,抬眼看看,还好身边没聚起人,还好车行道上没来车。又试着爬起,还是力不从心,只好朝两三步外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女性伸出左手,尽全力笑着说:“要不你拉我一把?借点力给我就好。”镜片后,她看着我,没有表情没有伸手没有停留,我反而不好意思,忙低下头笑道:“没关系没关系,我再试试,再试试……”

又试了几次,终于,踉跄地站起来!还行,能走!我忍着痛,尽量用端正的步伐夹在人群中慢慢前行。身旁拥挤嘈杂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!不远处是平日洗头的理发店,进到店里,方喘出一口大气,才感到心有点慌,头有点晕,浑身没劲。查看下来,右膝盖有红肿有破皮有渗血,右胳膊肘破了一点点皮,左手掌有红肿有小血点,熟悉的理发师傅马上让同事拿来碘伏帮我轻轻涂抹……躺在洗发榻上,慢慢恢复了正常思绪,竟有点委屈——我跌的那一跤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,不应该有诮人之嫌啊!

随后几天,我的心仿佛一直向下坠落,幽幽地不快乐,浅浅地责己责他……想起10年前,由于自己步速太快,绊倒在马路上一个公交站台边,摔断了右手的桡骨,倒地不起,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延边朝鲜族小伙子救起了我。他细心地把他的背包垫在我头下,帮我拨打110、120,并帮我联系家人……后来我们全家和他们夫妻成了朋友。当年10月,相关部门为他颁发了见义勇为的奖状和奖金。我又想起,在一个只有黄灯持续闪烁、东西走向的车行道口,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独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过斑马线。我立刻紧走几步到斑马线的南端口,伸手向东行的车辆示警;马路对面,一名男子亦在斑马线的北端口,示意他旁边西行的车辆。直到老人安全过了马路,我们这些互不相识的路人、等候的车辆,才各走各路,各行各车……

摔倒两天后的傍晚时分,我闭眼休息一下眼睛,突然,我看到了那个倒地的自己。无形中,也是第一次,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注视这个“她”……看着她倒下去,依我的个性,必会立刻拉一把。此刻,我却顿住了。没有医学常识,不懂方法呀!是脑梗?心梗?脑出血?低血糖?还是中暑?有医者谆谆告诫,不恰当的救治,反会误伤。对于旁人来说,最正确的选择就是立刻拨打120。我也成了那些手足无措者中的一员。一个换位,我朦朦胧胧理解了当时身边发生的“不该发生”的一幕,我心释然……从一个电视剧里看到一段话,比较符合我目前的心境:“人和这个世界一样,他每次带来的除了伤口,还有更坚强更新的自己。就像可可托海那条断裂带,它是这个地球的伤口,但当它出现之后,可可托海才有了盆地陷落、河流改道、巨石重塑、水漫成湖的新世界。”

摔倒以后

闲话吃鱼

□ 小毫

春秋时期,有个“鱼藏剑”的故事:吴王姬僚之弟姬光,按照伍子胥的计策,请姬僚赴宴,让专诸扮厨师,在鱼中藏剑,借献鱼之机刺死姬僚,姬光夺位,即为吴王阖闾。有回家里炖黑鱼,父亲边讲《鱼藏剑》的京戏边吃鱼,被刺卡了喉咙,母亲笑他“学专诸不成,倒被鱼刺专了政”。老辈人说“吃鱼不说话,说话不吃鱼”,想来都是被鲠喉的滋味教训过。

小时候曾听说,有人吃鲫鱼卡了根细刺,吞饭团、喝陈醋,折腾一番都没用,最后一位老中医取来活鸭子,让他含住鸭涎(鸭的唾液)慢慢下咽,刺竟顺着滑下去了。这法子听着“腻腥”又玄乎,却藏着前人的智慧——鸭涎性滑利,

对付细刺或许真有些效用。中学时,班里有个同学午餐时吃鳊鱼被刺卡喉,医务室的近视眼校医用镊子夹了半晌没搞定,结果一缕秀发飘进患者鼻孔,令他打了个喷嚏,鱼刺应声飞落在地,引得旁观学子们哄堂大笑。

我对鱼刺心有阴影,但带鱼却另当别论,因为吃起来操作方便,不会让刺哽喉咙。困难时期,鱼摊上带鱼是主角,但身材只与西裤腰带同宽,刮去鱼鳞后的裸体更加苗条。我还有过一次抱鱼而归、烹而食之的奇遇——那是在长风公园“银锄湖”上划船,与另一条游船靠得较近,夹在两船之间的一条四五斤重的花鲢鱼居然蹦上我们船来。俗话说“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”,不承想自己会亲身经历一次鱼儿愿者上“船”。

少许,正好

□ 陈茂生

隔壁王家烧饭,老王为一派,煮汤炒菜起锅前都会撒一点味精;王太为另一派,主张“灶台是健康生命线”,所以不能有味精立锥之地。老王说,盐是百味之王,味精是令众菜乖巧可人的“嫩白粉”。菜谱上明明写着“加盐、味精……少许”,不论炖老甲鱼还是炒肉,撒一点后感觉迥然不同。王太则一再强调:不论荤素“原味”最佳,网上还说吃味精会生“怪东西”,不得不防。

上世纪初,舶来的“味之素”刚

上市也很受排斥。后来,中国人独立生产用以提味的白色晶体取名“味精”,如今超市货架上的这“精”那“精”,不过是味精的2.0、3.0版而已。

烧热油锅倒入青菜,老王小心地撒点盐、味精。这“少许”是多少,就像是家里的隐私,而味精总在那里不多不少、不言不语。其实,菜谱上“少许”的范围囊括了油盐糖醋酱味精等,“一塌刮子”都在内。俗话说“众口难调”,关键在于对既点到为止又过犹不及的“少许”把控上。个中奥秘,只可意会,难以言传。为人处世也基本如此:少许,正好。



秋日(水彩画) 杨建勇作

闲
暇
时
光

采莲女

□ 梁开宙

这是采藕的时节,鲜艳的荷花早已凋零,池塘中有采莲人在齐腰深的水中摸索着,随后不断地往岸上扔着采到的藕。我走近看才发现,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齐腰深的池塘中寻着、挖着。

聊了一会儿,得知她有两个孩子在附近的学校里上学。平时,她在菜市场做些小买卖。近期发现池塘中的藕已被人收了,她便来寻一些残藕去市场卖。慢慢地,堤岸上就堆起了一小堆藕。她笑嘻嘻地对我说,你们城市人很喜欢吃藕,我给你装一点吧。我先是婉言谢绝,她说算是送给我尝尝鲜的,我便愉快地收下了。提着袋子往回走,远望那个采莲人,她还正努力弯腰摸索着,从池塘中一点一点地往岸上扔着那些藕……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清炒藕片,那甜甜的味儿是我吃过最好的藕!